

趙孟頫楔帖源流考小楷卷

書寫時間及受贈人野翁小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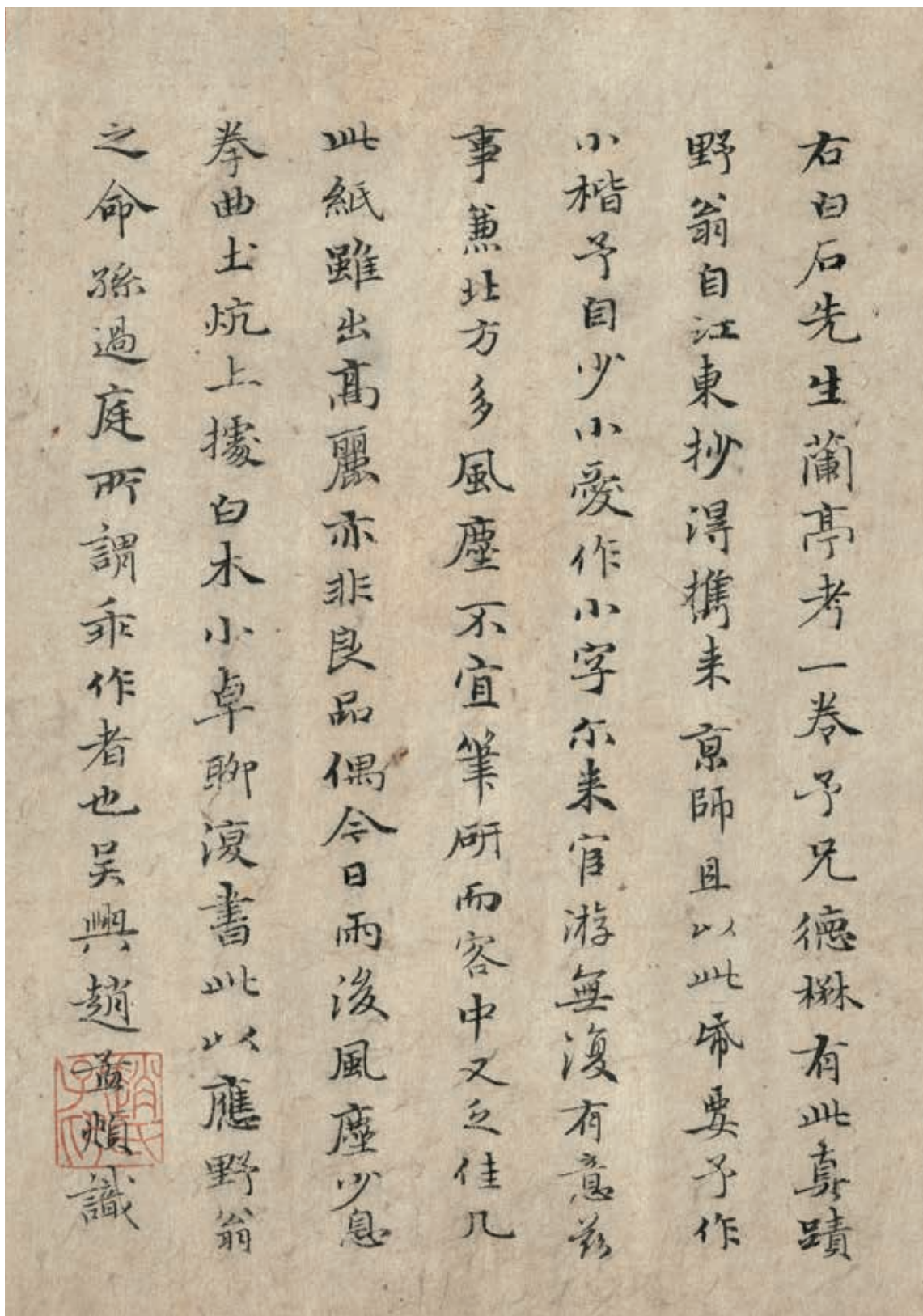
〈楔帖源流考小楷卷〉是趙孟頫早年小楷長卷精品（圖一），內容為蘭亭學重要文獻，其後自跋作為趙氏書學經歷的直接證據，被反覆引用。近數年屢有圍繞該卷的研究發表（註一），成果斐然。然而該卷小楷的受贈者「野翁」，卻有多個版本推測，未見深入，書寫時間亦為簡單減法，存在誤差。筆者根據現有研究和推測，補充了一些資料，略作小考，認同「野翁」姓朱，又推知「野翁」字仲陽，小楷卷書於至元二十八年春。

既往研究簡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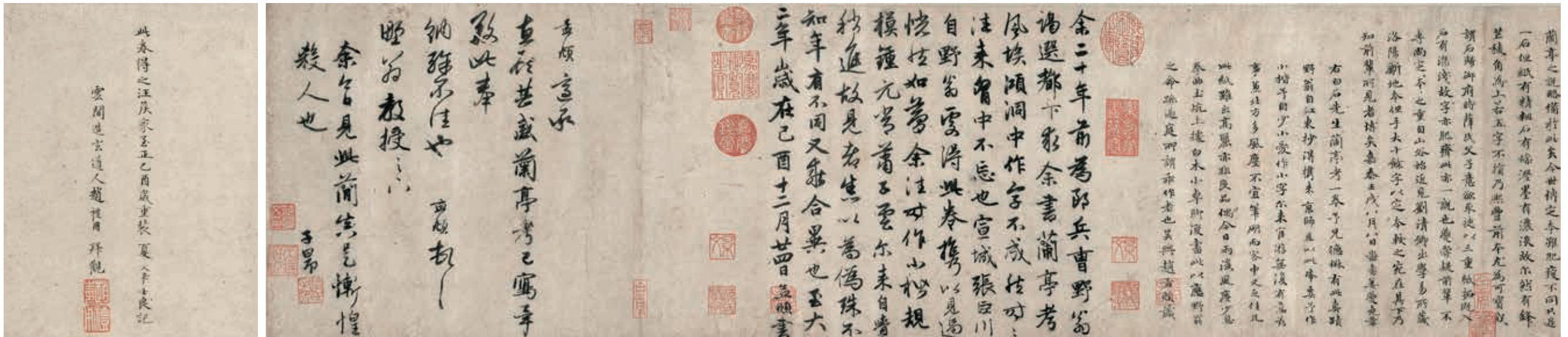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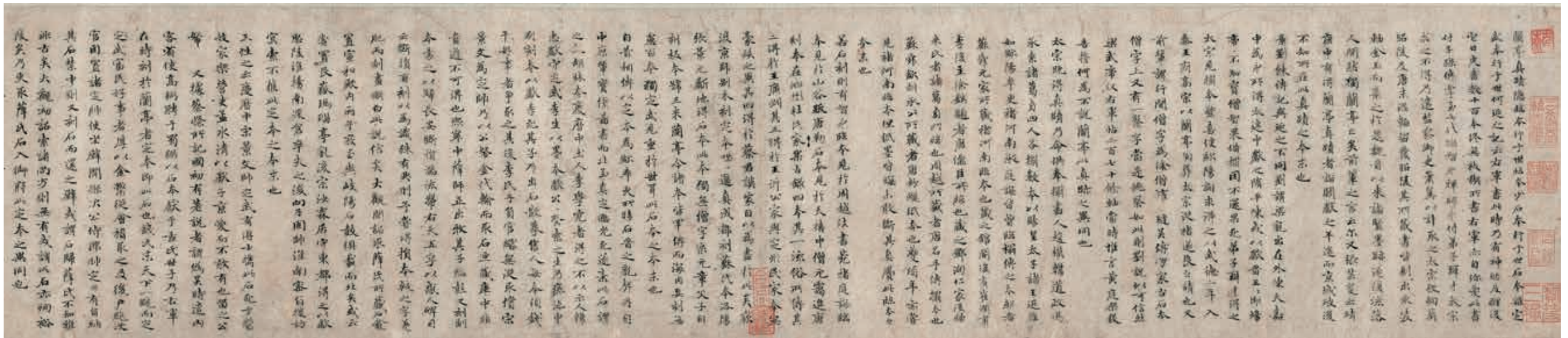
關於書寫時間，前期研究，當然也包括筆者在內，一般均用簡單減法推算：按重跋年款「至大二年」為西元一三〇九年，則「二十年前」為一二八九年，即至元二十六年。

（註二）：黃惇、石風先生考釋為趙孟頫「應曹野翁之請」，「野翁」姓「曹」（註三）；二零零七年時，網友「一齋」先生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曹」應為一般官員之泛指，故該跋應釋作「余二十年前為郎兵曹，野翁謁還都下」，這個說法得到趙孟頫

本人〈跋高房山墨竹圖〉支持：「僕至元間為郎兵曹，秩滿，彥敬與僕為代」（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卷四十七）；「一齋」先生疑「野翁」姓朱，之後曾見其碩士論文提及，亦未詳考；陳建志先生撰文亦從此說；何傳馨先生則認為「野翁」應為杭州的張季野張珙，考甚略。



元 趙孟頫 楔帖源流 卷 原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 元 趙孟頫 楔帖源流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書寫時間和「野翁」行蹤範圍

是卷小楷原卷跋尾和至大二年重跋，是考證出發的核心材料，全錄如下：

一、原跋：

右白石先生蘭亭考一卷，予兄德楫有此真蹟，有此真跡。野翁自江東抄得，攜來京師，且以此紙要予作小楷。予自少小愛作小字，爾來宦游，無復有意茲事。兼北方多風塵，不宜筆研，而客中又乏佳几，此紙雖出高麗，亦非良品。偶，今日雨後，風塵少息，奉曲土炕上，據白木小卓，聊復書此以應野翁之命，孫過庭所謂乖作者也。

二、重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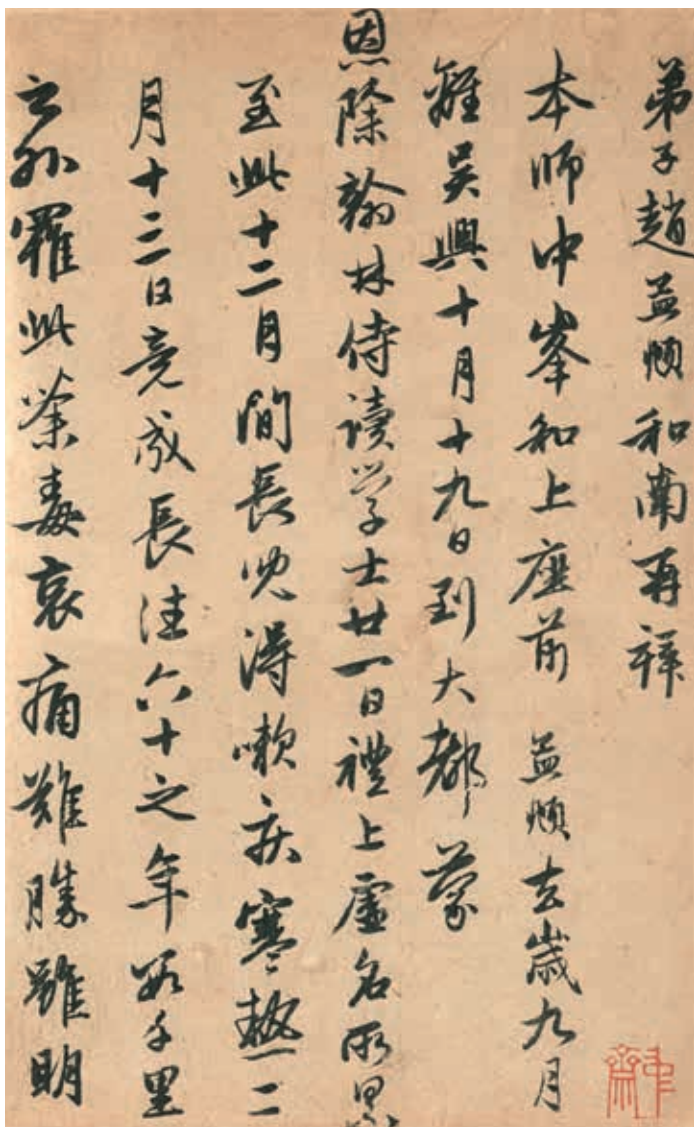
余二十年前為郎兵曹，野翁謁選都下，求余書蘭亭考，風埃湏洞中，作字不成，然時時往來，胸中不忘也。宣城張巨川自野翁處得此卷，攜以見過，恍然如夢，余往時作小楷，規模鐘元常、蕭子雲，爾來自覺稍進，故見者悉以為偽，殊不知年有不同，又乖合異也。至大二年歲在己酉十二月廿四日。

跋中「二十年前」可能存在虛數和概數問題。如：〈長兒長往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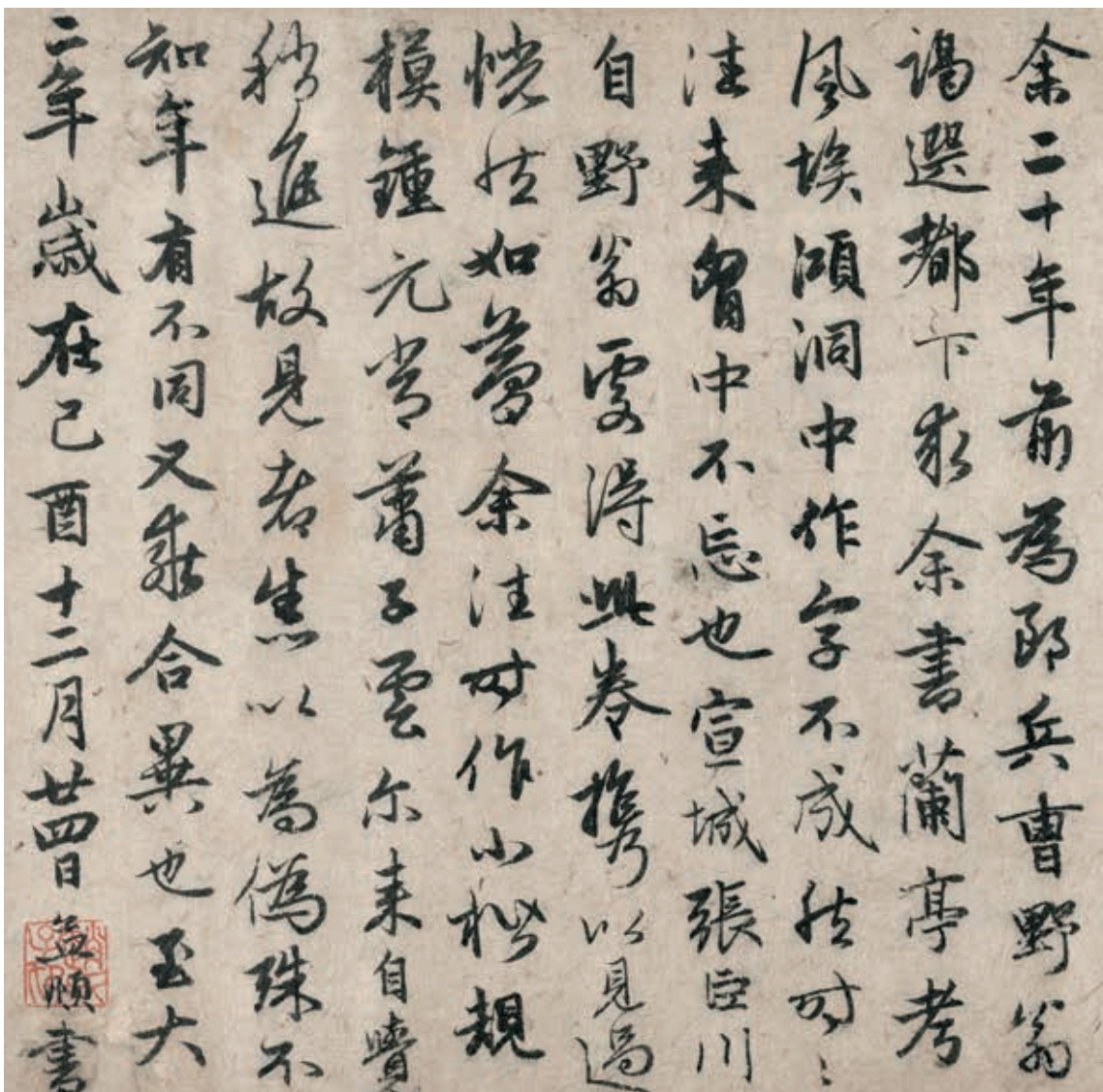
（圖二），有「去歲九月離吳興，十月十九日到大都，蒙恩除翰林侍讀學士」，可知此帖書於至大四年，趙孟頫虛歲尚不足五十八，收整作「六十年」；《松雪齋集》關於莫逆之友田師孟的詩文有四篇，其中〈送田師孟知河中府〉謂：「田侯年少與予友，今三十年俱白首」，而之後的〈田師孟墓誌銘〉則謂：「余與師孟友二十有七年」。類似虛數概數案例極多，證據不足時，簡單加減法推算存在較大誤差，只能作權宜之計。

案，至元二十四年六月，趙孟頫「授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即重跋中所謂「郎兵曹」；約二十八年夏（註四），此職被高克恭頂替，於是有了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前途未卜所書的〈致丈人節幹除授未定帖〉（圖三）和〈致鄭月窗條爾兩歲帖〉二帖（圖四）。

原跋還有三段天氣描述：「兼北方多風塵」、「今日雨後，風塵少息」、「風埃湏洞中」，實際上這就



圖二 元 趙孟頫 致中峰和上六箇卷 長兒長往帖 局部 日本靜嘉堂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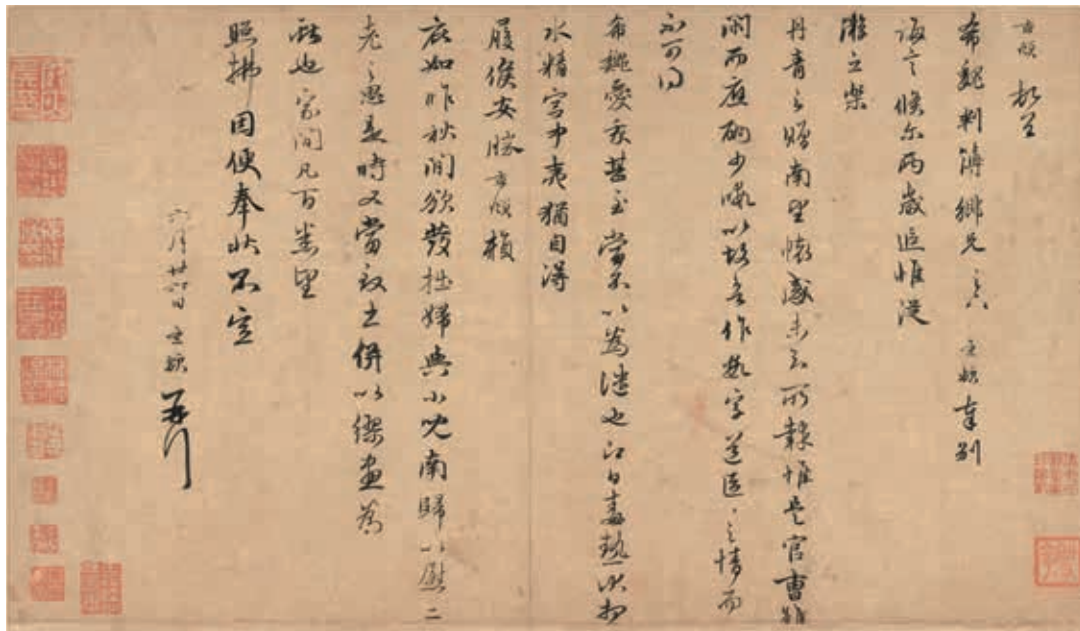
元 趙孟頫 楔帖源流 卷 重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雨季來臨之間，罷官兵部郎中之前。
原跋中的「江東」，按照至元十三年的行政區劃，江東道、浙西道並列，有具體定義，《三希堂法帖》趙孟頫至元三十一年致田師孟〈專遣急足帖〉（圖五）中「浙西、江東」也是並立語境，「野翁」抄得〈蘭亭考〉的「江東」包含杭州的可能性不大，前文提出的張季野，需要更多行蹤證據，暫難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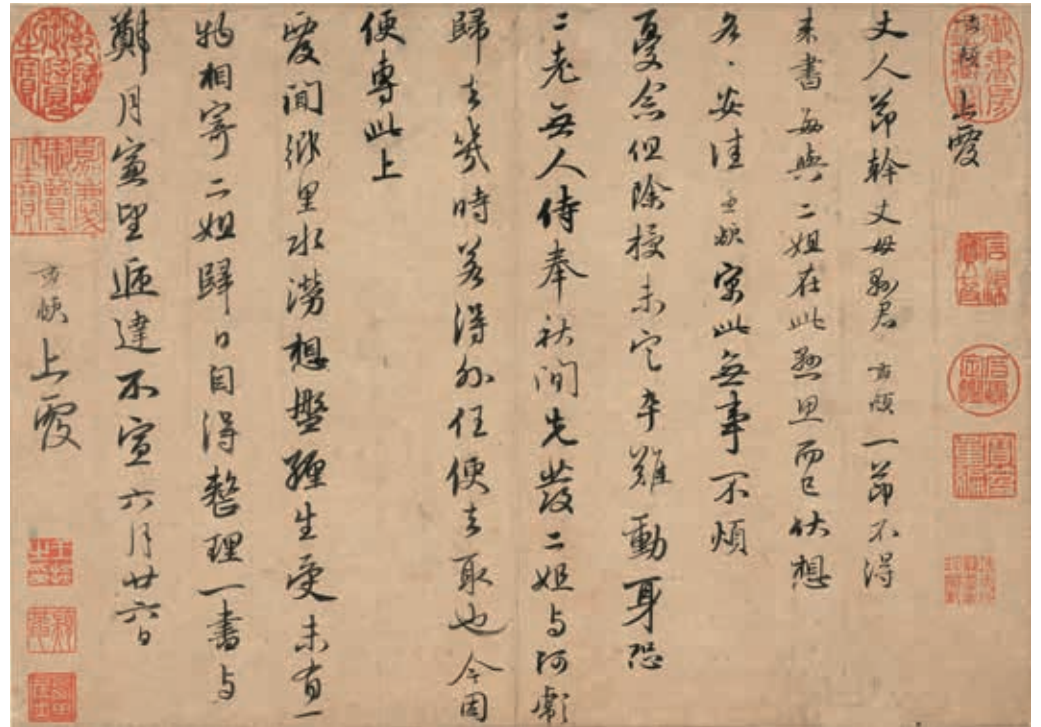
元人詩作與趙孟頫兩跋
元人文集計有四首詩作提到朱野翁，與趙孟頫兩跋人物、身、行蹤、吻合：
一、姚燧《牧庵集》卷三十三〈送朱教授野翁赴都下〉
江東窮秋月，風露已淒清。
侯蟲息沸響，朔鴻喧哀鳴。
壯哉騁人子，裹糧事北行。
都門于茲時，飛雪九衢平。

二、張之翰《西巖集》卷七〈送朱野翁教授太平州〉
不惜長書別薦君，喜君此職繫斯文。
一輪采石磯頭月，萬朵青山頂上雲。
經亂尚餘功父集，更忙先拜謫仙墳。
眼前盡是新詩料，要看飄然思不孌。
三、程鉅夫《雪樓集》卷二十六〈廿一日過建康送朱楚翁教授當塗〉
男兒自合致青雲，天上何須問故人。
選部四年無力輓，除書萬里待身親。
司文鄭校官寧冷，迎侍潘輿地卻鄰。
去去新篇定驚我，采江月夜有詩神。

是今天北京經常見到的「沙塵暴」。
元代《析津志·風俗》云：「幽燕沙漠之地，風起則沙塵漲天」。有學者從《元史》中查尋到元代北京的多條沙塵天氣記錄，如至治三年二月丙戌，「雨土」；致和元年三月壬申，「雨霾」；天曆二年三月丁亥，至順元年三月丙戌，「雨土霾」；至元四年四月辛未，「天雨紅沙，晝晦」；至正二十七年三月庚子，「大風自西北起，飛沙揚礫，白日昏暗」。從這些描述和近年統計可知，沙塵暴天氣發生最為頻繁的是春末夏初。一般認為，冬春降水較少，地表乾燥鬆散，抗風蝕能力減弱，春季土地解凍，溫度急劇變化引起空氣對流將大量沙塵捲起，形成沙塵暴。
按照竺可楨等大量的歷史氣候研究統計，元代處於中國歷史上最為寒冷的小冰期（註五），原跋「雨後」而非「雪後」，亦可排除冬季。
因此，此卷小楷又可排除至元二十四年，大致推定為至元二十五年到至元二十八年，春末沙塵暴和春夏



圖四 元 趙孟頫 致鄭月窗候爾兩歲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元 趙孟頫 致丈人節幹除授未定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四、《鄱陽五家集·芳洲集》卷一，黎廷瑞（寄朱野翁兼簡月觀陳同年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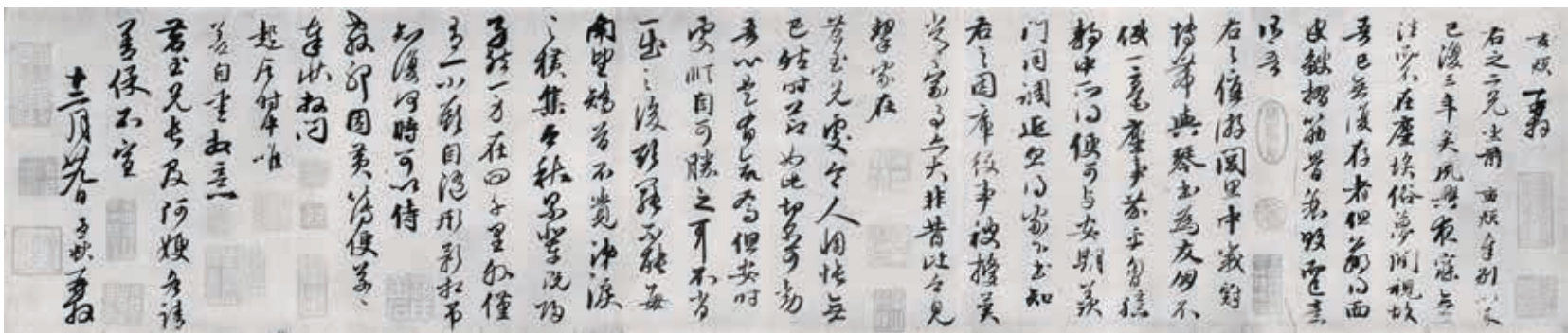
相逢淮楚各淒涼，笑殺三生杜牧狂。萬樹鶯花春對酒，一燈風雨夜連床。停雲渺渺思何極，大塊茫茫夢正長。若見元龍相借問，為言歸去學耕桑。

四詩以姚燧最早，據《牧庵集·附錄·年譜》，至元二十五年姚燧「歸自燕，居於鄧（河南鄧州）」，到至元二十七年才「自漢浮江東，遊會稽，過江州」；送「野翁」赴都應即是年「窮秋」九月；出發地描述與趙跋中的「自江東」一致；「都門于茲時，飛雪九衢平」佐證了前文「雨後」為春季的判斷；「夙料身未至，薦剡有飛聲」，「剡」指上朝用的玉圭，此前已經有人早于姚燧舉薦過朱野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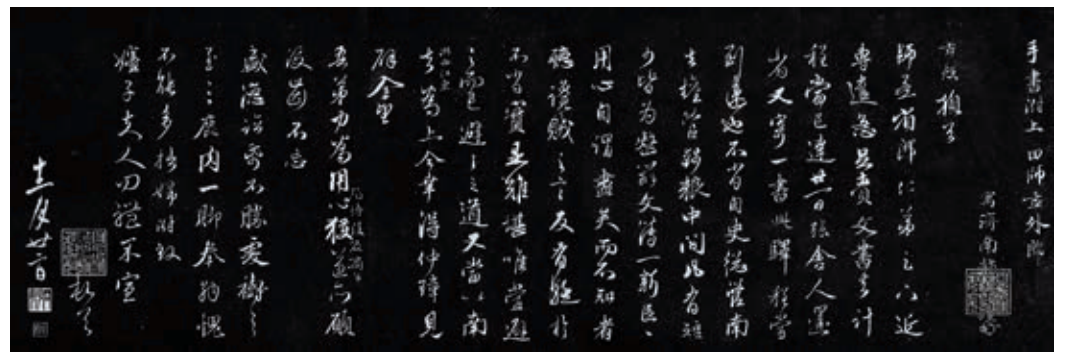
其次張之翰詩，作於大都，朱野翁赴任前，頷聯「採石磯」、「青山」均為當塗名勝，對應頸聯「謫仙」李太白、「功夫」郭祥正二位當塗名人。詩題「太平州」是宋代舊名，元為太平路，治所當塗縣。

第三首，程鉅夫本希望助野翁留任京師，以圖青雲，而自己「還部四年」的經歷卻于事無補，這中間可能是受了小吏的欺騙。但是教授當塗，卻有「迎侍潘輿地卻鄰」的養親之便。間接說明「朱野翁」應非杭州人。最後「采江月夜有詩神」仍然是用了李白在當塗的典故來安慰朱野翁。考，《雪樓集》此詩之前有〈辛卯九月行臺解組西歸十四日泰州教授適齋胡先生送別真州是日乃先生初度〉，知詩題中「廿一日過建康」當於至元二十八年因桑哥伏誅罷職歸鄉途中所作，建康（今南京）、當塗為程鉅夫溯江返回建昌（今江西城南）之必由。

第四首，作者黎廷瑞，鄱陽人，以讀書、會友、游山為三樂，與元初很多名人友善，以江西南康建昌（今永修，與鄱陽隔湖相望）燕公楠最深。至元二十三年黎廷瑞攝本郡教事，迄於二十七年。這一時期，燕公楠僉江浙行中書省事，移江淮，僉江淮行尚書省事，屯田兩淮，除大司農，二十七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二十八年正月，桑哥既敗，二



圖六 元 趙孟頫 致郭天錫奉別帖 日本私人藏



圖五 元 趙孟頫 致田師孟專遣急足帖 三希堂法帖刻本



圖七 朱野翁交遊及趙孟頫《楔帖源流考小楷卷》早期流轉地圖

翁」、「朱野翁」、「朱仲陽」，各有其人顯然不合常理，更可能的結果是三者為同一人。

「朱仲陽」與「張巨川」有時空交集

據重跋，小楷卷後由「野翁」歸「宣城張巨川」，「野翁」、「朱仲陽」若為同一人，則「朱仲陽」應與「張巨川」有交集。

正好，仇遠《金淵集》卷四有一首〈送張巨川歸崇德〉：

三載金淵入幙賓，轉當繁劇轉精神。高堂多有承顏樂，巨室都無切齒人。此日吏民爭鈇轍，他時事業繼埋輪。語兒溪上滄浪水，有約征衣共浣塵。

友人吳斌發現北京圖書館藏明稿本《詩淵》，還有一首仇遠詩〈答和朱仲陽，時佐宣幕〉：

知欲躬耕白下門，敬亭山色解留君。清明自可談風月，翻覆誰能問雨雲。曾得心閑陶靖節，□憐腰瘦沈休文。駝峰羊酪元無分，從此冰寮斷食羶。

詩中「金淵」即溧陽，「三載金淵」指仇遠大德九年（一二〇五

月，燕公楠赴闕薦相，改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芳洲集》卷一：「五峯燕公公楠知公最深，以公姓名刻上，公語其人曰：『阿婆老矣，吾菽水溫清，惟日不足，而暇從人間事乎！』卒不報。」，「刻上」與姚燧提到的「薦剡」意思相同，即「薦剡於上」，黎以奉親之故最終沒有應命；詩中黎廷瑞與朱野翁「相逢淮楚」，即淮安，唐宋時期名為楚州，京杭大運河北上大都要衝，正是燕公楠屯田的洪澤地區，朱、黎甚至燕三人相逢應即這一時期，在姚燧之前舉薦朱野翁的會否也是燕公楠呢？此詩憶舊，當寫於朱野翁赴任當塗以後。另，《芳洲集》中有很多淮揚蘇皖間的詩詞傳世，可能就是這一時期。

上述「朱野翁」名號、身分、交遊、行蹤、時序與前文趙孟頫題跋中所述「野翁」均相一致，可暫定為同一人。又知「野翁」籍臨當塗，可排除杭州張季野。野翁「謁選都下」的經歷，可以定到至元二十七年九月出發，至元二十八年中期獲得教授當塗的「除書」。

趙孟頫詩中之「朱仲陽」與「朱野翁」

查《松雪齋集》卷三，有〈送朱仲陽太平教授〉一首，與「朱野翁」姓氏、身分、交遊、行蹤、時序吻合：

列仙之儒山澤臞，手中黃紙新除書。教官雖冷實清選，當塗山川如畫圖。我生無能百不如，何不從君賦歸與。請君為我酹太白，矯首南望心煩紆。

詩中末句「矯首南望」與至元二十八年（註六）致郭天錫〈奉別帖〉（圖六）措辭完全一致：「我生無能百不如」，反映了趙孟頫自「郎兵曹」解職後「除授未定」時期的「煩紆」，自輕自怨，但又心有不甘「欲罷不能」；「除書」、「太平」、「教授」、「當塗」、「酹太白」等在事件、身份、任職地點、典故等方面，與姚、程、張、黎四人詩作無不吻合。趙孟頫、程鉅夫、張之翰在大都時皆曾與桑哥案有牽連，三首送別詩略有早晚。同一時間段、同樣的行蹤，出現三個經歷高度重合的「野

年」）到大元年出任溧陽州學教授的經歷（註七），《金淵集》收錄的即仇遠這一時期的詩作。一般認為仇遠由溧陽州學教授直接歸隱，但兩首詩中「入幙賓」、「時佐宣幕」卻表明這一時期末還有一段宣城為幕的經歷（「幙」同「幕」）。恰好又可被《金淵集》卷四〈答徐恕宣城寄別〉證實：

懷古潸然老淚流，依稀見月喘吳牛。客鄉時序留如燕，學舍風波小似舟。已恨浮雲無巧夕，未知後月可中秋。

徐卿忽寄新詩札，正倚雙溪疊嶂樓。

仇遠在溧陽可能有一段「學舍風波」，致有「吳牛喘月」的後怕；「雙溪疊嶂樓」、「敬亭山」皆宣城名勝，歷來詩文題記不可勝紀；此詩表明至少至大元年「巧夕」和「中秋」之間，仇遠尚在宣城，「未知」前路。

仇遠欲以「敬亭山色」挽留「欲躬耕白下」的朱仲陽，又正好為朱仲陽、張巨川創造了時空交集；「白下」今南京白下區，應即朱仲陽籍貫，印證了程鉅夫所說的「地卻

鄰」。仇遠與趙孟頫為好友，其好友朱仲陽和張巨川又同時與趙孟頫有詩書題跋往來，又據《鄱陽五家集》之《松巢漫稿》、《樂庵遺稿》等，仇遠與黎廷瑞、徐瑞、吳存等鄱陽文人皆極友善。由此，交遊相近的「朱仲陽」與「朱野翁」也不應是兩個人。這裡還有一疑問，從地理位置上看，朱仲陽若欲從當塗返回白下，應北轅而行，何以南轅宣城呢？（圖七）

張之翰《西巖集》卷七另有一詩〈徽州朱教授以詩見寄余因依韻送行〉可以解決：

五載艱辛不一陳，卻從詩句見溫淳。同時知己無多子，異地逢君有宿因。鴈引歸心離闕下，鶴留行李住江濱。紫陽香火今消影，要與荒祠作主人。

雖然「朱教授」未明字、號，但結合內容，可知二人有過「異地逢君」、同在「闕下」的經歷；《輟耕錄》載「張之翰，字周卿，邯鄲人，由翰林學士除授松江知府，自題桃符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卒，亦識也」，詩中

本卷早期書寫背景和流傳經歷：

至元二十七年九月，年過五十的朱仲陽（號野翁）由江東北行，謁選都下。時姚燧自漢浮江東，作詩相送。二十八年春，桑哥以罪下獄，沙塵初定，趙孟頫猶在兵部郎中任上，野翁持所抄〈蘭亭考〉求書小楷。年

〈楔帖源流考小楷卷〉早期書寫背景和流傳經歷

綜上，參考圖七，可以完整敘說一首，峨眉亭為當塗名勝，古往今來亦是題詠不絕，趙孟頫「時與劉伯宣尚書同登」，劉伯宣，即劉宣，據〈元史·趙孟頫傳〉載「（孟頫）二十四年六月：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峨眉亭〉作於是年，朱野翁、趙孟頫相識或即此期。

又查《松雪齋集》有〈峨眉亭〉一首，峨眉亭為當塗名勝，古往今來亦是題詠不絕，趙孟頫「時與劉伯宣尚書同登」，劉伯宣，即劉宣，據〈元史·趙孟頫傳〉載「（孟頫）二十四年六月：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峨眉亭〉作於是年，朱野翁、趙孟頫相識或即此期。

朱野翁自號為「翁」的年齡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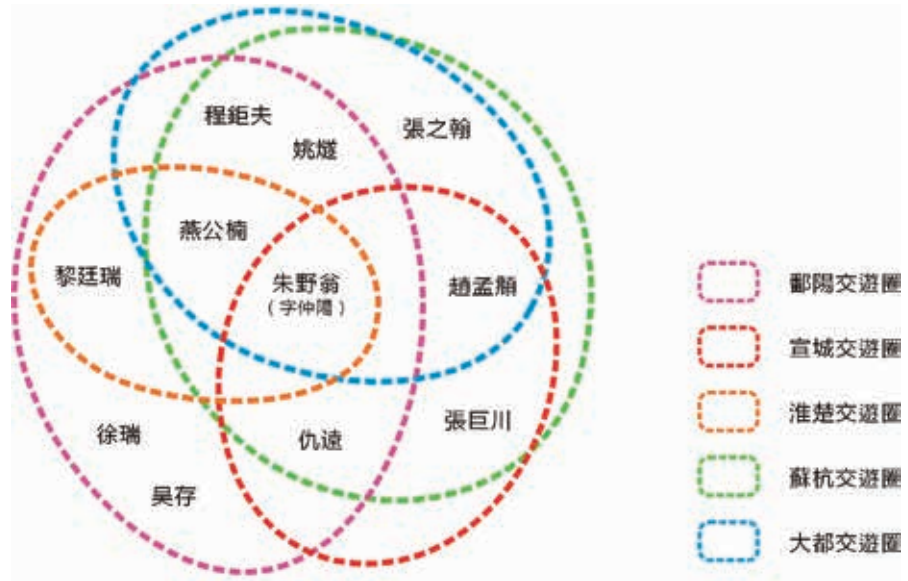
題，亦可據仇遠詩大致推論，「躬

耕」意指正常致仕，元代承襲七十致

仕的制度（註八），反推到至元二十七

年，應在五十歲左右，稱「翁」應無

不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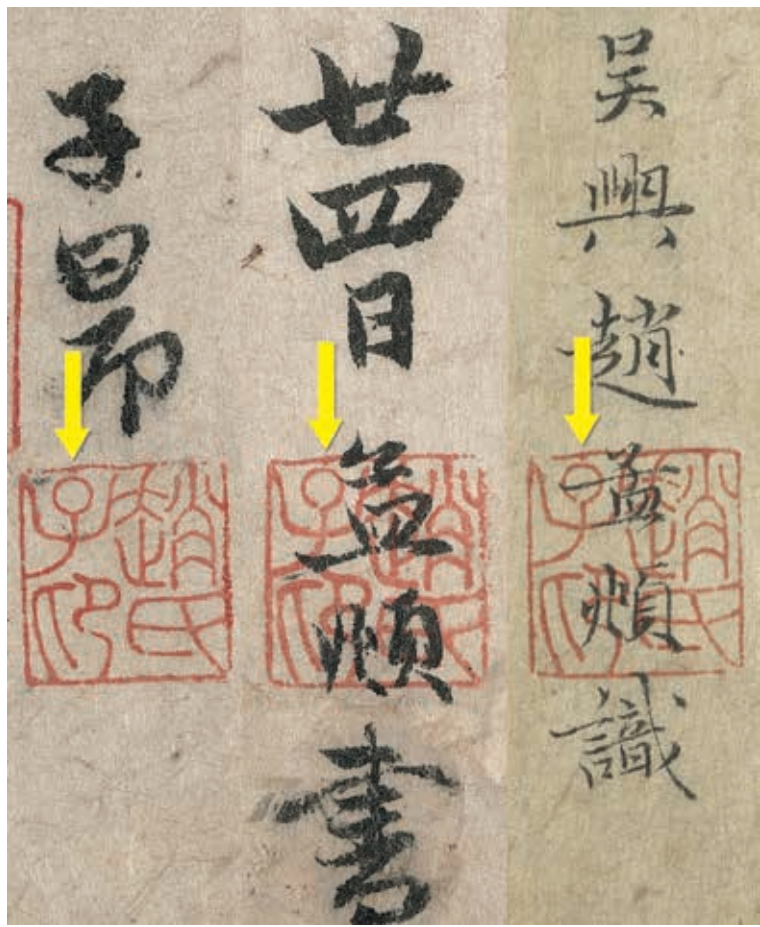


圖八 朱野翁交遊示意圖（本示意為不完全統計，並包含一定程度推論）

「離闕下」和「五載艱辛」，則此詩的寫作下限應在元貞二年（一二九六年）；據此減去五年，正好與朱野翁「謁選都下」時間重合，可推測此「朱教授」即「朱野翁」，由當塗調任徽州。元代徽州路治所在今歙縣，有山名喚紫陽，朱熹之父朱松曾在此

讀書，朱熹便以紫陽為堂號，世人又稱朱熹「紫陽夫子」，詩中「紫陽香火」指的就是這個典故；由徽州歸隱白下之路正好必經宣城。

如此密集的交遊和時空重疊（圖八），野翁姓朱字仲陽，通過不同史源得以合圍。



圖九 〈楔帖源流考小楷卷〉原卷與至大2年跋出現完全一致的贅痕，如箭頭所示。

中，趙孟頫、程鉅夫、張之翰相繼被罷，趙孟頫不甘從政道路的失敗，遣還家小，獨留京師，力謀復官，程鉅夫則返歸建昌。時野翁新除當塗教授，趙孟頫、張之翰作詩相送。野翁赴任途中遇程鉅夫，程亦有詩相贈。教授任上，野翁與黎廷瑞、張之翰詩文唱和，改徽州教授。至大元年，仇遠曾短期移幕宣城，朱野翁致仕歸隱

白下，過訪，仇遠挽留贈詩，野翁將趙孟頫書小楷卷轉給亦將離宣的張巨川（或另有機會亦不能排除）。至大二年末張巨川攜歸崇德（或崇德趙氏姻親張伯淳家族），訪德清松雪齋，趙孟頫得以重觀將近二十年前的舊作，重跋二段，並為原卷補印（註九）。（圖九）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註釋

1. 陳建志，〈元趙孟頫書楔帖源流卷賞析〉，《故宮文物月刊》第三十九期，二〇一〇年八月；何傳馨，〈風塵過後——趙孟頫楔帖源流卷探究〉，《故宮文物月刊》第三十四期，二〇一四年四月；吳誦芬，〈明文徵明書太上常清靜經冊〉，《故宮文物月刊》第三十七五期，二〇一四年六月；趙華，〈趙孟頫趙子昂氏元朱文印分期研究〉，《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七五期，二〇一四年六月。
2. 徐邦達，〈徐邦達集〉卷五，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二月，頁一七。
3. 黃惇、石風，〈楔帖源流小楷卷考釋〉，《中國書法全集》卷四十四，頁四五四，榮寶齋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五月。
4. 趙華，〈趙孟頫同知濟南考〉，《東方藝術·書法》二〇一三年第三期。

5.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科學》一九七二年第一期。另見近年張德二《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葛全勝《中國歷朝氣候變化》等多種著作。
6. 同註四。
7. 見仇遠《金淵集》中〈乙巳歲三月為溧陽校官上府經烏橋和陶淵明韻〉，乙巳即大德九年。
8. 陳廣恩、陳偉慶，〈元代致仕制度相關問題探析〉，《內蒙古大學學報》二〇〇九年第六期。
9. 見拙作〈趙孟頫趙子昂氏元朱文印分期研究〉。另，原卷、重跋上印鑒發現字字圈頂同一位置的贅痕（圖九），在其他作品印鑒中均未見到，表明此贅痕系印泥文絨的偶然性過量粘附，相隔近二十年重現這樣的偶然，從概率學上基本不可能，也進一步證實了〈趙孟頫趙子昂氏元朱文印分期研究〉一文關於至大二年同一時點補印的論述。